

澎湖望安小說家「阿Q之弟」 ～徐坤泉(1907-1954)*

高啟進

壹、研究動機

憶起民國53年(1964)我在馬公國小六年級就讀時，雖然當時仍為升學主義掛帥之下（需考初中），不過級任藍輝雄老師時常在課堂上補充一些課外的資料，其中古典通俗小說《東周列國志》即是最常被舉出的，小說動人的情節讓我們在課堂上聽得津津有味，減輕不少升學的壓力，也見識到小說的魅力；趁著寒假過年之際，領了壓歲錢之後到馬公仁愛路「龍宮戲院」¹對面的永樂書局，買到了我所擁有的第一本通俗小說——《大宋俠義傳》，書內含有《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三個部分，包公、御貓展昭、錦毛鼠白玉堂、小五義艾虎等，一些宋代英雄豪傑們的事蹟歷歷在眼前了。

進入馬公中學初中部之後，由於升學壓力蠻大，而且師長們也三令五申地禁止，但是大家還是沈迷於當時瓊瑤的流行小說。

現在年近半百，從事國中教職也已23年了，看到自己的學生仍然和我們當初一樣，沈浸在漫畫書、科幻小說、武俠小說、瓊瑤的流行小說世界中，不禁想起父母親的那個年代，被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也有這種情形嗎？有的！澎湖望安籍小說家「阿Q之弟」徐坤泉就是屬於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三本漢文小說《可愛的仇人》、《暗礁》、《靈肉之道》不知風靡多少人，「一時家傳戶誦，雖人力車伕，旅社女傭，也喜讀這些作品。」²

其中《可愛的仇人》曾於日治昭和13年（1938）由張文環³譯為日文並由台灣大成映畫公司出版。

* 本文第五節承吳舜鈞老師允許，全節引用其碩士論文〈徐坤泉及其小說之研究〉第二章，謹此致謝。

¹ 龍宮戲院已於民國76年底結束營業，現為快樂龍電子遊藝場。

² 一剛，〈徐坤泉先生去世〉，《台北文物季刊》第三卷第二期，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43年8月20日。

³ 張文環（1909-1978）嘉義縣梅山大平村人，日治時期著有《早凋的蓓蕾》、《夜猿》等20餘篇作品，其中《夜猿》曾獲「皇民奉公會」第一回文學賞，光復後停筆30年後，再次以日文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入選1975年「全日本優良圖書一百種」事蹟見《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十藝文志文學篇第二冊868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民國86年12月31日。

當時《可愛的仇人》在《臺灣新民報》一開始連載，就受到熱烈歡迎，連報社幹部也大吃一驚，這部作品好在哪裡？讀者見仁見智，但他運用適合大眾口味的筆法，巧妙地描述台灣本島人的生活裡層，同時也表現作者要復興頹廢的東方婦女之道的意願，加上男女主角志中和秋琴的戀情終究只停留在永久的幻影——柏拉圖式的純精神戀愛，不讓他發展到肉體性的交歡，保持人性美好的一面。換言之，它捕捉住被純化的熱情和神聖純真、樸實的愛情，因而受到一般大眾的喜愛。⁴

由此可知這部《可愛的仇人》是如何的受到台灣一般大眾的歡迎，且中文版一下子連續印了三版，在台灣文學書的出版成績裡，是非常難得的。即使到了二次大戰後，各種不同的版本依然繼續在書籍市場流通，作為戰前台灣唯一的長銷書永遠被愛讀。⁵

在小說連載期間，作者徐坤泉也曾接到許多讀者諸君的來信，要求不可讓書中男主角死掉，不能如願後，大罵作者的殘忍無道，可見這些小說多麼引人共鳴啊！

貳、年表

在林衡道、邱秀堂《台灣風情》系列中有〈徐坤泉其人其事〉這篇文章提及：

法國有一派文藝社會學，論述文學作品時，以其讀者之多寡來認定這一作品的重要性。

假使站在這個立場來談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話，澎湖人徐坤泉，筆名「阿Q之弟」，可能是擁有讀者最多的一位作家。他的中文作品，常連載在《台灣新民報》⁶、《興南新聞》，曾為眾多讀者所喜愛。

⁴ 許炎亭在日譯本的序言。

⁵ 下村作次郎（日本天理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黃英哲（日本愛知大學中國學部助教授）《台灣大眾文學系列第一輯》緒論前衛出版社印行，民國87年3月14日。

⁶ 《台灣民報》為「新民會」的機關刊物，《台灣青年》於大正11年（1922）改名為《台灣》後，《台灣》雜誌社的同仁於大正12年4月創辦《台灣民報》，最初為半月刊，後改為旬刊，大正14年6月改為週刊。昭和2年（1927）8月獲得總督府許可，改在台灣印刷發行。《台灣民報》探索台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對日本在台灣統治提出批評，介紹世界局勢與思潮，有別於代表官方立場的《台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改名為《台灣新民報》繼續發行。參見《台灣新民報》、《台灣青年》條。

《台灣新民報》：昭和4年3月29日，《台灣民報》改名為《台灣新民報》，次年改由「大東信託」接辦發行。昭和7年4月15日起改為日刊，員工中除編輯顧問吉羅保三是日本人外，全部工作都由台灣人接任，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的喉舌。昭和16年改名為《興南新聞》。

昭和19年4月1日，在總督府統一報紙的政策下，與其他5家日刊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

《台灣青年》創立於大正9年7月16日，由新民會發行，以留日台灣學生為對象的刊物。這是台灣政治運動的第1個機關刊物。《台灣青年》在大正11年4月1日改名為《台灣》後，於大正13年6月停刊。

徐坤泉多篇中文長篇小說中，《可愛的仇人》名氣最大，對於讀者也具有相當強大的影響力。他的作品，大多取法當時（台灣？）中國創造社作家張資平的愛情小說。

抗戰發生前，台灣的中文報紙全部被禁止，徐坤泉的作品也不能再問世了。

此時，徐坤泉潛往大陸，在湖南長沙擔任虎標永安堂的經理，頗有成就。但他被發現是台灣人後，軍方懷疑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備加迫害下，他返回台灣。

回來台灣以後，日本憲兵隊又懷疑他是中國間諜，立即加以迫害；雖然台灣光復，還被判戰犯，經過許多曲折，勉強保全性命於亂世。

在動亂的時候，像徐坤泉這樣受中國、日本雙方迫害，這不是「台灣的悲哀」，是什麼？

徐坤泉長於商才，光復前後，在北投經營文士閣旅館，其酒席的善美，在台北有口皆碑。

民國36年(1947)起，徐氏擔任台灣省通志館編纂，旋改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但天不假年，未寫出巨著之前，於民國38年(1949)（？）賁志長沒，是台灣文壇的一大損失。

徐坤泉，體型矮短，臉黑眼大，長得像七爺八爺的那個八爺，所以綽號為八爺，將軍澳當地人稱他為「泉仔」。⁷林衡道先生的敘述是否正確？以下請看徐坤泉他的年表：

- 1.日治明治40年(1907)3月25日出生於澎湖廳望安庄將軍澳，是「支那形船水夫」（支那形船即戎克船或帆船）徐加博的長子，母親郭氏情。地址為澎湖廳網垵澳將軍澳鄉27番戶。如果有就學的話，應是就讀大正6年（1917）所設立的網垵公學校。

見吳密察監修，台北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史小事典》頁126、139、142，遠流出版公司印行，民國89年9月10日。

⁷ 同³，頁874。

另見林衡道、邱秀堂著《台灣風情》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86年8月出版第二刷。其中張資平為中國創造社作家而不是林、邱文中所述的台灣創造社作家；另徐坤泉於民國43年去世，非林、邱文中所述的民國38年。

有關徐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日本間諜之事，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曾訪談台北洪在明先生（年近90歲）提及，洪與徐經日人訓練後，共同的任務是要在中國大陸鼓動國軍投向汪精衛政權，來完成以日本為中心的和平目標。

- 2.大正7年(1918) 12歲遷居到高雄旗津，地址為高雄州高雄市旗後町2丁目63番地。曾在宿儒陳錫如所創設的私塾「留鴻軒」，及其「旗津吟社」中研讀漢學詩文多年。⁸《可愛的仇人》男主角原始構想即為同窗好友王天賞。
- 3.昭和2年(1927)21歲遷居臺北，地址為台北州台北市蓬萊町295番地，之後並赴中國大陸廈門、香港等地，並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完成學業，為他畫插圖的陳炳煌（雞籠生）是同窗好友。
- 4.昭和8年(1933)27歲娶福建泉州安溪縣石牌鄉周簡之女周藻芬。
- 5.昭和10年(1935)29歲任職《臺灣新民報》記者及負責學藝欄(副刊)。
- 6.昭和11年(1936)30歲《可愛的仇人》發行初版。
- 7.昭和12年(1937)31歲出版《暗礁》、《靈肉之道》等書，《新孟母》一書未完成。
- 8.昭和13年(1938)32歲完成《中國藝人阮玲玉哀史》。
- 9.昭和15-20年(1940-45)34-39歲往來香港、上海、華南等地經商，並代理虎標永安堂萬金油於湖南長沙。
- 10.民國36年(1947)41歲「八一五獨立運動」（又名台灣獨立事件或台灣自治事件）一案獲判無罪，到台北北投經營「文士閣旅館」。
- 11.民國39年(1950)44歲任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並完成《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
- 12.民國43年(1954)因病去世，享年48歲。

參、出版品目錄

首先參考張良澤先生發表於民國75年9月「台灣學術研究會」《台灣學術研究會誌》第二期有關徐坤泉「阿Q之弟」作品目錄，另再參看吳舜鈞先生〈徐坤泉及其小說之研究〉論文，並補充台北文帥出版社於民國77年所出版《台灣鄉土文學》及台北前衛出版社於民國87年8月所出版的《台灣大眾文學系列》第一輯等，以作品出版年代先後次序製表而成。分為長篇小說類5本，隨筆、詩、小品文類48篇，台灣光復後作品5篇。

⁸ 經由望安鄉戶政事務所得知。

甲・長篇小說

一・《可愛的仇人》

出 版 日 期	版 別	發行書店或販賣所	備 註
昭和11年(1936)1月24日	初版	台灣新民報	
昭和13年(1938)	日文版	台灣大成映畫公司	
昭和14年(1939)10月25日	再版	嘉義玉珍書局販賣	
昭和17年(1942)6月15日	三版	台灣新民報	
民國43年(1954)7月10日	初版(上集)	高雄慶芳書局	被列為禁書，修訂後經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核准後發行
民國45年(1956)6月1日	修訂版(全集)	高雄慶芳書局	
民國48年(1959)11月	修訂二版(下集)	高雄慶芳書局	
民國72年(1983)	初版	台北天龍出版社	作者姓名被更改為「約翰黃」
民國77年(1988)2月1日	初版	台北文帥出版社	
民國87年(1998)8月	初版(上、下集)	台北前衛出版社	

二・《暗礁》

出 版 日 期	版 別	發行書店或販賣所	備 註
昭和12年(1937)4月20日	初版	台灣新民報	附《島都拾零》
民國43年(1954)8月	初版	高雄慶芳書局	附《島都拾零》
民國77年(1998)2月1日	初版	台北文帥出版社	附《島都拾零》

三・《靈肉之道》

出 版 日 期	版 別	發行書店或販賣所	備 註
昭和12年(1937)6月12日	初版	台灣新民報	
民國43年(1954)10月5日	初版(下集)	高雄慶芳書局	
民國48年(1959)1月15日	再版(上集)	高雄慶芳書局	
民國87年(1998)8月	初版(上、下集)	台北前衛出版社	

四・《新孟母》（未完成）

出 版 日 期	報刊連載情形	備 註
昭和12年(1937)10月16日	開始連載於《風月報》	
昭和14年(1939)1月15日	連載中斷1-26回	
昭和17年(1942)5月15日	再連載於《南方》	按《南方》為《風月報》所改名
昭和17年(1942)8月1日	連載中斷27-31回	
昭和17年(1942)11月1日	再連載於《南方》	
昭和17年(1942)11月15日	連載中斷32-33回	

五・《中國藝人阮玲玉哀史》

出 版 日 期	報刊連載情形	備 註
昭和13年(1938)11月5日	開始連載於《風月報》	
昭和14年(1939)4月24日	完結第1-6回	

乙·隨筆·小品文·詩

編號	題 目	筆 名	發 表 日 期	發 表 處 所
1	卷頭語	老徐	昭和12年(1937)10.16	《風月報》第50期
2	秋宵一刻值萬金	老徐	昭和12年(1937)11.1	《風月報》第51期
3	迎春詞	老徐	昭和13年(1938)1.1	《風月報》第55期
4	中興後的本報	老徐	昭和13年(1938)1.30	《風月報》第57期
5	大地皆春	老徐	昭和13年(1938)2.15	《風月報》第58期
6	答斗六一讀者	阿Q之弟	昭和13年(1938)2.15	《風月報》第58期
7	台灣的藝術界何不能向上？	老徐	昭和13年(1938)3.1	《風月報》第59期
8	再談「小品文」	老徐	昭和13年(1938)3.15	《風月報》第60期
9	信不信由你	老徐	昭和13年(1938)3.15	《風月報》第60期
10	落花	老徐	昭和13年(1938)4.1	《風月報》第61期
11	看了「摩登時代」	老徐	昭和13年(1938)4.15	《風月報》第64期
12	談「精神」與「物質」	老徐	昭和13年(1938)6.1	《風月報》第65期
13	山中一日仙、人間三千年	老徐	昭和13年(1938)6.15	《風月報》第66期
14	可惱的夏夜（詩）	老徐	昭和13年(1938)6.15	《風月報》第66期
15	一週年紀念	老徐	昭和13年(1938)7.15	《風月報》第68期
16	流水帳	老徐	昭和13年(1938)8.1	《風月報》第69期
17	「美人」與「英雄」	老徐	昭和13年(1938)9.1	《風月報》第71期
18	姑媳之間	老徐	昭和13年(1938)10.17	《風月報》第74期
19	石君的多情	阿Q之弟	昭和13年(1938)11.15	《風月報》第75期
20	心境變化與人格墮落	老徐	昭和13年(1938)12.1	《風月報》第76期
21	一筆的舊帳	老徐	昭和14年(1939)1.1	《風月報》第77期
22	歸來	老徐	昭和15年(1940)9.1	《風月報》第116期
23	滄海桑田（一）	老徐	昭和17年(1942)5.15	《南方》第152期
24	滄海桑田（二）	老徐	昭和17年(1942)6.1	《南方》第153期
25	始政記念頭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26	雨與人生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27	舊雨重逢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28	他們的話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29	金治的死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0	忘情的一天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1	大都會之本色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2	自殺和他殺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3	淡水河邊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4	談養女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5	旅館訪友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6	閒談島都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7	雨封公封的情書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8	圓環夜市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39	女給的話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0	可憐的阿花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1	風流的夫人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2	談島都「迎城隍」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3	林君的話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4	台灣目下的婦女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5	台灣人之心胸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6	跳舞的哲學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7	陳君之苦鬥名言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48	婦女相罵狂	徐坤泉	昭和12年(1937)4.20	《島都拾零》所收

丙、台灣光復後作品5篇

編號	題 目	筆 名	發表日期	發 表 處 所
1	台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	徐坤泉 廖漢臣	民國39年底	台灣省文獻會
2	台灣早期文學史話	徐坤泉	民國40年11月	台北省文獻會《文獻專刊》
3	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 乾、嘉時期之前部份	徐坤泉	民國41年	台灣省文獻會
4	牛	徐坤泉	民國42年	豐年
5	鐵匠的夢	徐坤泉	民國42年	學友

丙、台灣光復後作品5篇

肆、《可愛的仇人》、《暗礁》、《靈肉之道》內容簡介

徐坤泉筆名為何叫做「阿Q之弟」呢？他並沒有明說，我們也許可以推測他曾在民國16年（日治昭和2年，1927）遷居臺北之後，再赴中國大陸各地遊歷，並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完成學業時有接觸到魯迅的《阿Q正傳》來想像。幫忙《可愛的仇人》160回中畫了160幅插畫的陳炳煌（筆名「雞籠生」）這樣說：

凡喜歡看魯迅的作品者無有不知道有阿Q之人，《阿Q正傳》靠著魯迅的一枝生花之筆名聞天下，有英、法、俄等國的譯本。阿Q是個弱小民族中的弱小者，是個無抵抗主義中的無抵抗者，他至死不明身犯何罪？何謂死刑？當局為何置他於死地？

《可愛的仇人》作者徐君坤泉的筆名叫做「阿Q之弟」，有許多人誤讀「Q」字為「O」字，可是看過了《阿Q正傳》的讀者，當然曉得是「Q」，並且也會明白他取名的用意。⁹

現在就按照這三部小說出版先後次序簡單的描述其中的內容和作者的序言來瞭解：

一、《可愛的仇人》為《暗礁》續篇。十餘年後，秋琴之夫以梅毒去世，秋琴與二子一女在艱苦中度日，而經商致富的志中亦遭喪妻之痛而重新體會愛情與婚姻的真諦，乃以「夜行人」的身份暗中資助秋琴一家。由於志中之子萍兒與秋琴之子同窗，

⁹ 陳炳煌筆名「雞籠生」，於1936年春為《可愛的仇人》做插畫時所寫的「畫者的話」。

¹⁰ 見氏著《可愛的仇人》一書。

《可愛的仇人》關係人物一覽表						
	王志中	淑華(妻)	莊建華		秋琴(妻)	
君子(舞女)	萍兒(長子)	麗茹(妻)	慧英(妻)	阿國(長子)	麗茹(長女)	阿生(次子)
萍太郎(長子)						

乃因原與其女麗茹共譜戀曲，並在經過愛情考驗後，彌補了上一代的遺憾。¹⁰

二、《暗礁》的主角志中是一個好學有志的旗津青年，但家庭遭到不幸，二度留學（日本、中國）卻因故放棄；而暗戀詩社同窗秋琴又不敢啟齒，終於男婚、女嫁，各抱遺憾。這部不上二百頁的小冊子《暗礁》當《民報》發行夕刊（晚報）的時候，登載於漢文學藝面，這是筆者在台第一次的作品；這篇是《可愛的仇人》的前集，讀過《可愛的仇人》的人，非再讀《暗礁》不知「志中」和「秋琴」的戀愛史，本來作者是無意編成單行本的，但受許多知友的激勵，言謂必要使之成為姊妹作，所以把舊稿重再整理一番，和《島都拾零》、《東寧碎錦》零零碎碎編成之。¹¹

三、《靈肉之道》這部小說是作者年來所受社會暗示的反響，以粗野的筆法，描寫台灣現在社會的苦悶，男主角之一「國魂」是資本家的子弟，男主角之二的「約翰」是宗教家的子弟，女主角「阿蘭」是個薄命堪憐的小姑娘。他們三人各有不同的運命，藉由青梅竹馬兩男一女糾葛的命運，描寫台灣當時社會的苦悶。兩男一女儘管從小情同手足，互相愛慕，但長大後女主角只能嫁給其中一人，悲慘的故事從此展開，任誰亦脫不了人生的苦痛……。

人生是夢，當你夢到醒的時候，死神早在向你拍著門了，噫！迷夢的人生，長嘆無窮的人生，由你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含住慈母的乳頭，飲了無數的靈漿，你活了，慈母死了，他留下些悲痛的嘆息給你，不久，你又要遺傳這個嘆息給你的子子孫孫，黃金肉香的愛，倏忽幻滅，所留下的，亦只是悲痛的嘆息。噫！故國、異國、他鄉、故鄉，人生的旅途是無盡長的！灼熱油鍋中的人生，悔恨的嘆息是人生苦痛最後

《靈肉之道》關係人物一覽表							
			打銅伯(阿公)				
阿春(妾)	潘生地	生地嫂	吳大德			許牧師	牧師娘
秀英(長女)	秀月(次女)	潘國魂(長子)	吳阿蘭(妻)	梅子(咖啡館女給)	絲耶(妻)	許約翰(長子)	許瑪利(長女)
		濤聲(長子)	風聲(次子)	雨聲(三子)		許保羅(長子)	

¹¹ 見《暗礁》自序及書本內容，昭和12年4月14日。

¹² 見《靈肉之道》作者自序及書本內容，昭和12年6月2日。

的一聲。¹²

伍、徐坤泉的文學活動

為了讓澎湖鄉親們瞭解「阿Q之弟」—徐坤泉小說上造詣情形，特別懇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83年碩士班畢業，現任教台中市衛道中學吳舜鈞先生提供他的大作〈徐坤泉及其小說之研究〉，第二章「徐坤泉的生平及其文學活動」（原文不漏，僅註解序號有更動），以饗澎湖鄉親們。

一、主編《臺灣新民報》時期

徐坤泉，臺灣澎湖人，生於1907，¹³少年時期即已隨家人遷居在高雄旗津，公學校階段的就讀情形不詳，但曾在宿儒陳錫如所創設的私塾「留鴻軒」，及其「旗津吟社」中研讀漢學詩文多年。在這段沉浸詩情的吟社生活中，不但奠下他在日後從事創作的舊學基礎，而且與同窗王天賞結成摯友，¹⁴不僅於此，十幾年後，當他開始寫作《暗礁》、《可愛的仇人》時，這段吟社生活就成為他構思情節、人物角色的靈感來源。¹⁵類此，將其個人的生活經驗經過轉化、整理成小說中具體人生素材的例子並非孤立的，例如他在旗津街上「喜與孩童、老人，乃至瘋人談話」的生活體驗，¹⁶就被編入小說的情節當中。¹⁷

進入1920年代，臺灣的社會、文化、民族運動正值風起雲湧之際，島內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開始年年急增，¹⁸在這留學中國的熱潮中，徐坤泉也負笈海外，先後經廈門英華書院、香港拔粹書院、上海聖約翰大學而完成學業。¹⁹畢業後，初任《臺灣新民報》

¹³ 陳遼等編，《臺灣港澳與海外華文文學辭典》，〈徐坤泉〉條，頁294，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

¹⁴ 參見許成章，《高雄市志 藝文篇》，頁214、310，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民國57年1月。照史(林曙光)，〈苦學成功者--王天賞〉，收入氏著《高雄人物評述》第一輯，頁93，高雄，春暉出版社，民國72年10月。

¹⁵ 照史，同前註引書，頁93。

¹⁶ 許成章，同前註引書，頁310。

¹⁷ 參見徐坤泉，《可愛的仇人》中〈瘋人的話〉一節，頁57、58，臺北，臺灣新民報社，昭和11年2月初版。

¹⁸ 參見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頁257，東京，研文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

¹⁹ 黃得時、池田敏雄編，〈臺灣文藝書志〉，《愛書》第十四輯，頁58，臺北，臺灣愛書會，昭和16年5月。

²⁰ 陳遼等編，前引書，頁294。徐氏曾自述「《可愛的仇人》這部書，絕不是我第一回的創作，以前在海外的時候，還有許多的創作……。」見阿Q之弟，〈答斗六一讀者〉，《風月報》第85期，頁20，臺北，風月報俱樂部，昭和13年1月15日。

社海外通信記者，在日本、南洋等地遊歷，並開始從事創作²⁰。1935年春天，從菲律賓調回臺北本社印刷局後不久，開始接任學藝部記者，²¹負責編輯該報學藝欄(副刊)，就在這一年多的編輯工作期間，徐坤泉展開其文學活動的重要階段。

先就其文學創作活動來看，這段定居臺北的生活，無疑是其創作生涯中的重要時期。在這份日刊的中文學藝欄上，他除了發表一系列以「島都拾零」、「東寧碎錦」為專欄名稱的雜文外，真正奠定其為通俗作家聲譽的作品，則是那些先以逐日連載的方式發表，隨即結集出版的長篇通俗小說，如《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等。這些作品在當時所受到的歡迎程度，可以從連載期間，讀者們投書干預情節的發展、熱烈投稿主題歌，以及出版後，可觀的銷售成績上生動的顯示出來。²²無可否認，這位筆名「阿Q之弟」的文壇新進，已成為一位擁有廣大讀者群的成名作家。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和他的作家盛名相較下，徐坤泉身為《臺灣新民報》副刊編輯的角色卻常被忽視，造成這種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極少涉足報社外的文學活動吧；僅知的少數例子之一，是當中國新文學作家郁達夫在1936年12月來臺灣訪問期間，《臺灣新民報》社曾特地舉辦一場文學座談會，邀請郁氏在會中發表演講。隨後，在臺北帝國大學東洋學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上，徐坤泉和其他臺灣作家也受邀出席，與郁達夫進行更深入的交談，並在會談後發表〈達夫印象記〉一文，以紀錄此次難得的晤面。²³儘管對類此的例子所知不多，但其擔任編輯角色的重要性仍不應被低估，這主要是基於該報長期以來與新文學運動息息相關的事實；這份報紙不但孕育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誕生，且是新文學作家在20年代唯一的據點，²⁴即使在30年代初，當各種綜合性、純文藝雜誌陸續創刊後，《臺灣新民報》仍是新文學作家們發表作品的重要園地。尚且，為了吸引更多愛好文藝的讀者，該報在1932年4月，由原先的週刊型態改以日刊發行的同時，即新闢了中、日文各一頁的學藝欄，而從1934年9月開始發行

²¹ 徐氏返臺時間，見氏著，《可愛的仇人》，〈自序〉頁3，〈畫者的話〉頁6。其任職印刷局一事，見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頁564，臺北，自立晚報，民國60年9月初版。關於其擔任學藝欄編輯，見一剛(王詩琅)，〈徐坤泉先生去世〉，《臺北文物》三卷二期，頁136，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43年8月。至於其任職編輯的時間，因資料缺乏而難以確定，僅見於國勢新聞社編，《臺灣新聞總覽》，頁18，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昭和11年7月。

²² 參見吳舜鈞老師〈徐坤泉及其小說之研究〉一文的結語。

²³ 參見徐迺翔等編，《臺灣新文學辭典》，〈郁達夫訪台〉條，頁83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

²⁴ 參見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29~38，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年2月。

²⁵ 參見河原功著，葉石濤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日本統治下在臺灣的文學運動〉(下)，《文

的夕刊(晚報)，也刊登一頁中文學藝欄，²⁵如是呈現的新貌，不僅呼應了當時日益蓬勃的新文學運動²⁶而為文藝愛好者所期待，向來關心新文學發展的人士，也會對其編輯動態投以極大的注目吧。

然而，1935年7月，由當時最重要的新文學社團「臺灣文藝聯盟」所發行的機關誌《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七號〈二言三言〉專欄中，卻出現了如下的評語：

《新民報》的學藝欄愈來愈寂寞了。從前以島上唯一的文藝舞臺而誇稱的榮耀，於今何在？悲哉！²⁷

正如此專欄名稱所示，是以簡潔字句進行文藝短評，故不易以此而明瞭該報學藝欄的實際情形。翌年二月，河崎寬康發表在《臺灣時報》的一篇文章，則對此提出具體而措詞嚴厲的評論：

從臺灣日刊新聞的方針來看，最令人感到費解的事實是，唯一由本島人發行的日刊報紙《臺灣新民報》文藝問題毫不關心，對相當多數的本島人文藝愛好家也不屑一顧。既然在臺灣的文學主流是以本島人為中心，以本島人所辦的最有力的發表機關，而應該提供充分活動舞臺的新民報，竟對此毫無關心。令人不得不懷疑新聞經營者頭腦。何況設立學藝欄以介紹老朽影片或取刊低級的中間物，實在是荒謬絕倫。²⁸

顯然，河崎氏和前述〈二言三言〉的作者都以該報應當立足在新文學運動的主流地位，以此立場而提出批判。在這樣的角色期許下，河崎氏除了抨擊《新民報》置身於新文學運動之外的旁觀態度，更具體指責學藝欄內容編輯的庸俗化傾向——介紹老朽影片或取刊低級的中間讀物。

在此必須考慮到，身為副刊守門人——主編一向所具有的管制來稿的權威；主編在副刊內容的策畫上，須就其掌握的文學社會資源，決定那些來稿「值不值得刊登」（價值判斷）、「要不要刊登」（權威選擇）、「該不該刊登」（社會控制），而這些源自內在及外在情境選擇的因素，也顯露出副刊守門人的文學、社會立場及其意識型態的運

學台灣》第三期，頁226，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民國81年6月。吳漫沙，〈追昔集十五文壇附驥〉，《臺灣時報》，高雄，臺灣時報社，民國74年10月26日。

²⁶ 參見河原功，前引文，頁227~246。

²⁷ 蔭口專問屋，頁131。

²⁸ 河崎寬康，〈臺灣の文化に關する覺書〉，《臺灣時報》，頁35，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昭和11年2月。

²⁹ 向陽，〈副刊學的理论建設構基礎——以臺灣報紙副刊之發展過程及其時代背景為場域〉，《聯合文

作。²⁹因此，針對上述河崎氏的指責，再印證下述事實，應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徐氏對該副刊的編輯理念。先就河崎氏所謂「取刊低級的中間讀物」來看，早在河崎氏發表此文的前半年期間，正值徐坤泉在學藝欄上連載那部引起熱烈迴響的通俗小說《可愛的仇人》，這樣看來，河崎氏的譏諷應是有所指吧。此外，大約在1935年年底，由於主編徐氏的鼓勵，使後來也成為通俗小說作家的文學青年吳漫沙，開始以學藝欄為發表園地而展開其創作生涯。³⁰從上述例子可知，徐坤泉擔任主編期間，不但在學藝欄發表其個人創作的通俗小說，而且邀稿的對象也不乏志同道合的作家，顯示出其編輯策畫似側重以大眾品味為主的通俗作品。其次「在學藝欄上介紹老朽影片」的批評，也因為缺乏這時期的《新民報》可資印證而不得其詳，但考慮到徐坤泉在1939年與謝火爐合組的「臺灣映畫會社」，是當時島內兩家專以進口美國影片的代理商之一，³¹以此而與河崎氏的評論聯想，則兩者之間應該有相當的關聯吧。

再者，當時文壇對《新民報》學藝欄的批評也不僅於此。例如，徐坤泉曾在1937年1月，參加一場由新文學運動健將之一的郭秋生所主持的座談會，會中，郭秋生就直言詰問徐坤泉：「現在新民報的學藝面，是你編的，你有滿足沒有？」、「那麼有什麼新的打算沒有？」、「像現在，做廣告欄的補白，豈不可憐？」。³²在此，除了表現其對此時《新民報》學藝欄的評價，郭氏所謂「做廣告欄的補白」，可能即在諷刺徐坤泉的若干作法。例如徐氏在這時期擔任「虎標萬金油」的代理商，³³然而在同時期的學藝欄所連載的小說，卻一再出現小說人物使用或購買該項產品的敘述，甚至在1937年前後連載的小說《靈肉之道》中，會以幾乎一回的篇幅，大大的頌揚了「永安堂虎標大坊」的主人胡文虎，如譽之「現時中國經濟界的蔣介石」云云。³⁴他如在《可愛的仇人》中，不但出現北投「沂水園」旅館場景、風景描寫，甚至繪為插圖。³⁵如此看來，握有編輯權的徐坤泉因有這種跡近廣告仲介的作法，難怪會被郭秋生所譏諷

學》96期，頁183，臺北，聯合文學雜誌，民國81年10月。

³⁰ 吳漫沙，〈追昔集十九—革新「風月報」〉，《臺灣時報》，民國75年1月2日。

³¹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27，台北，銀華出版社，民國50年9月初版。

³² 〈年頭放言的小集〉，《臺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頁74，台中，臺灣新文學社，昭和12年1月。

³³ 陳三井、許雪姬，〈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頁10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1年12月。

³⁴ 氏著，《靈肉之道》，頁214，台北，臺灣新民報社，昭和12年6月。

³⁵ 氏著，《可愛仇人》，頁128、129，台北，臺灣新民報社，昭和12年2月初版。

了。從以上的敘述，雖無法周全的展現出他在擔任《新民報》主編期間的整體面貌，甚至也因受限於資料無法對照其任職前後的編輯趨向，以便從中判明何者決定於其個人因素。即使如此，仍然可看出在其主編期間，為迎合大眾品味而以「娛樂」為其編輯懸準的姿態，以及若干流露出商業氣息的作法，顯然已促使《新民報》的藝文走向，更進一步的逸出新文學運動的軌道。這樣的結論應該能部分的解釋，為何在其主編期間，臺灣新文學的創作及其成績，幾乎與《新民報》無關，而盡由文學雜誌所主導。雖然，這種現象可能早在他主持編務前即已開始。³⁶

徐坤泉在《新民報》的編輯工作，大約在1937年4、5月結束，原因是這一年臺灣總督府所採取廢止新聞漢文欄、禁壓漢文刊物的措施，迫使《新民報》在6月1日屈服在強權下。³⁷離職後，他遠赴中國大陸另尋發展，三個月後以「七七事變」的爆發，乃由湖南回到島內，並接手《風月報》的編輯工作。

二、主編《風月報》時期

《風月報》創刊於1935年春，³⁸原是一群在風月場中追逐聲色的文人墨客，取「風花雪月」之意，創立「風月俱樂部」而發行一份專供會員聯吟詠贈藝旦、女給的刊物，由曾任《臺灣日日新報》編輯的謝雪漁主編，內容則以文言的八股和漢詩為主，但僅維持一年多即停刊。1937年臺灣各新聞刊物漢文欄被廢除後，原俱樂部的成員簡荷生乃嘗試提出復刊申請，竟然獲得當局~~的~~同意。³⁹復刊後的編務由謝雪漁、林子惠、林夢梅等舊文人主持，延續以往的風格，即刊登各地女給、名妓的寫真、消息、文人墨客的題贈詩，以及舊小說雜著、擊 吟詩等，但出刊不久又以經濟不繼而瀕於停

³⁶ 參見林瑞明編〈臺灣文學史年表〉，收於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240~259，高雄，文學界雜誌社，民國76年2月初版。

³⁷ 參見春山明哲編，《台灣島內情報-本島人動向（十五年戰爭極秘資料集第十九集）》，頁54、72，東京，不二出版社，1990年2月。

³⁸ 參見〈風月報中興啟事〉，《風月報》第四十五號，頁3，台北，風月報俱樂部，昭和12年7月20日。

³⁹ 關於《風月報》在此戰爭期獲准復刊，並以唯一漢文雜誌而奇妙的存在，向來論者於此論說紛云，如池田敏雄懷疑其可能有內情，見氏著，〈張文環，《台灣文學》誕生後記〉，《新文學雜誌叢刊冊八-台灣文學》卷首，台北，東方文化書局復刻本，民國70年3月第一版。

大陸學者王玉斌則猜測：「這或者表明日本當局取締漢文的打擊重點在消滅民族意識和堅持民族解於的新文學」。參見王氏等合著，《現代台灣文學史》，頁196，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以此，再考慮於同時期，另一漢詩刊物《詩報》仍繼續發行的事實，則王氏的說法似較說服力。關於《詩報》，可參見黃得、池田敏雄合編，〈臺灣文藝書誌〉，《愛書》第14輯，頁74，台北，臺灣愛書會，昭和16年5月。

⁴⁰ 參見吳漫沙〈追昔集十九-革新《風月報》〉，《臺灣時報》，（高雄，臺灣時報社，民國75年1月2日）。

刊。而後在臺北蓬萊閣大酒樓老闆陳水田以指定徐坤泉擔任編輯為條件下，允以經濟支持而告復活。⁴⁰同年十月中旬發行的第五十期，刊登如下的〈風月報同人啟事〉：

這次正值徐君坤泉「阿Q之弟」外遊歸來，風月報同人再三與之接洽，始得附帶改革內容條件許諾願為本報之顧問。⁴¹

以此為契機而重返文壇的徐坤泉，顯然已有革新《風月報》內容的藍圖了。例如將原來的「風月俱樂部」改為以解決歷來的經費問題，而且，為積極進行編務，徐氏借得蓬萊閣一隅以作為編輯部，並邀入吳漫沙協助處理編務。⁴²在其主導革新下的《風月報》，的確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面貌，不僅篇幅由二十多頁增至三十六頁左右，而且，原先在封面、首頁部分刊登各地女給、藝旦的寫真，則被風景、街頭寫真所取代了。在內容方面，除了繼續刊登謎學、文白交雜的小說，並保留數頁的篇幅以容納舊體詩之外，其餘篇幅均屬白話文的作品，包括抒情散文、生活隨筆、新詩、歌詞、笑談、短篇小說以及中、長篇連載小說等文藝創作，後者如徐氏的作品《新孟母》，《中國藝人阮玲玉哀史》，以及吳漫沙的《桃花江》等。如與以往島內發行的刊物比較，在內容性質上與革新的《風月報》最相似的，可能是甫於1935年10月停刊的《三六九小報》；這份創刊於1930年9月的小報不但在刊登的內容上，他如發行的部數多、刊物維持的壽命長，以及讀者層以商界和老人居多等方面，⁴³亦頗見相似之處。然而，由於《風月報》以圍繞男女問題為主題的白話文作品，遠較《三六九小報》為多，而讀者投書亦多以青年讀者為主，故《風月報》的讀者群之中，應該包括相當數量的青年讀者吧！

再者，已如前述，從1937年4月起，臺灣各報刊雜誌的漢文欄已被下令廢止，這項決策導致的結果之一，即是新文學漢文作家失去發表作品的園地而陷於輟筆的窘境。在此局面下，由前《新民報》主編擔任主筆，且以當時唯一漢文刊物出現的《風月報》，如成為新文學漢文作家投稿的新園地，應是可理解的事。然而，在徐氏等革新該報後的各期中，都幾乎無跡可尋，⁴⁴針對這樣的事實，應非出於偶然，而是早在其主編《新民報》時期，即已存在的觀念對立。

⁴¹ 《風月報》第50期，頁9。

⁴² 同⁴⁰。

⁴³ 參見前引文〈臺灣文藝書誌〉頁73、74。以及黃村城，〈談談南音〉，《臺北文物》三卷二期，頁58，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43民8月。

⁴⁴ 僅見的共有張文環的例子。他大約在1938年7月開始擔任該報的和文（日文）主筆，在此發表過〈二人の花嫁〉等作品，但旋於10月離職。

簡言之，徐氏對《風月報》(乃至之前的《新民報》)所持的編輯宗旨，與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傳統之間，存有兩者對文學功能的不同認知；對新文學作家而言，「藝術的發生是基因於生活的刺戟與整理，並不是閑人的消遣，或生活的餘興」，⁴⁵而欲「盡一點微力於文藝的啟蒙運動」。⁴⁶相對於此，徐氏對《風月報》的策劃編輯則如同以往在《新民報》時期，是以「娛樂」為主要理念，正如他親自在革新後的《風月報》封面所擬定的兩句標語：「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品，是文人墨客的遊戲場」，⁴⁷如實的反映出其與新文學作家們南轅北轍的心態，難怪在其兩度主編文藝刊物期間，均無法集結那些作家，而與新文學運動匆匆擦身而過。如此，才能充分瞭解，何以在戰後王詩琅總結其一生的文學活動時，所提出的疑問：

徐氏在日治時期除了發表了這些作品外，並且擔任過日刊報紙《臺灣新民報》學藝欄(即副刊)的編輯，因此他和臺灣新文學運動接觸最多，且這方面的朋友也最多，可是他本人始終和運動沒有發生過關係，這也算是臺灣文學界的一件怪事。⁴⁸

即使如此，對於徐氏在風月報俱樂部主持了一年多的編務工作，仍然值得注目。有如前述，徐氏在原《風月報》的基礎上，以其個人的理念而重新策劃下，使其不再只是一份專供少數舊文人吟風弄月的同仁刊物，而是趨向大眾化的文藝刊物型態，即如在雜誌封底刊登的〈風月報俱樂部新章程〉，所列舉的徵稿標準所示：

《風月報》，揭載詩文及小說講談雜錄，務選思想端正、詞華佳妙、有益於世道人心，可資會員研究者。若批評時事、議論政治，超越文藝範圍者，概不掲載，原稿廢棄。

同頁〈投稿歡迎〉，亦揭示其邀稿的體裁：

本報除長篇小說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詩詞等，一律歡迎投稿。小品文字以滑稽有趣者為合格。

⁴⁵ 參見《先發部隊》第1期，〈宣言〉，台北，臺灣文藝協會出版部，昭和9年7月。

⁴⁶ 奇(葉榮鐘)，〈發刊詞〉，《南音》創刊號，頁1，台北，南音雜誌社，昭和7年1月1日。

⁴⁷ 吳漫沙，〈沉痛的回憶〉，《臺灣文藝》革新號第24期，頁298，台北，臺灣文藝雜誌，民國71年10月。

⁴⁸ 同²，頁136。

顯然，徐氏是將《風月報》定位為以消遣、娛樂為主的通俗性文藝刊物，而且為了兼顧不同讀者群的文學趣味或閱讀習慣，在徵刊稿件的標準上，則抱持兼容新、舊文學，不拘文、白語體的態度，由此，徐氏已然確立了《風月報》在日後的面貌與風格，如1938年年底左右，徐氏因經商等原因而逐漸脫離後，⁴⁹接手編務工作的吳漫沙，就曾嘗試在內容上趨向新文學的創作，所以從39年7月發行的第90期開始，將原先徐氏在封面擬定的標語，改為「開拓純粹的藝術園地，提倡現代的文學創作」並一再呼籲要革新篇幅，使其面目一新，⁵⁰然而從以後的內容來看，不但少有新意，反倒是網羅了數位曾是提供《三六九小報》主要稿源的舊文人，在此刊物上連載小說〈花情月意〉，〈埃城淚跡〉以及〈新聲律啟律〉等作品。⁵¹此後，《風月報》雖經易名《南方》半月刊，⁵²仍維持徐氏主編時期的格局，而持續到1943年8月停刊為止。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1937年7月進入戰爭期後，這份以島內唯一漢文雜誌的姿態而存在的刊物，在其長達六年的發行期間，曾有最高達六千多本的發行量。⁵³以此較之同時期的和文刊物，固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⁵⁴但更重要的是其反映出該時期文學現象的一個側面，亦即在總督府挾其國家權力而如火如荼的推動「國語普及運動」，並不斷誇示其國語普及率的時期，⁵⁵在島內卻依然存在如此多數的漢文讀者。考慮這樣的事實，顯然有助於吾人瞭解，諸如徐氏等人的通俗小說在當時的閱讀人口。

此外，在徐氏主編《風月報》的期間，無論在徵刊稿件或策劃內容等方面，所抱持之兼容並蓄的態度，令人聯想其主編《新民報》時期的作風，即以通俗化、娛樂性

⁴⁹自1939年1月1日發行的第77期開始，即經常刊登徐氏因遠赴上海、香港、華南處理商務，以致暫時無法主編或刊登其連載小說的消息，但同年四月開始的各期，即不見類似的消息，而每期的〈卷頭語〉則改由吳漫沙、簡荷生、謝雪漁等人執筆。

⁵⁰例如該報108期，〈編輯後記〉，頁35，昭和15年5月5日。但編者對此後的稿件，仍表示極為失望，參見該報第129期的卷頭語，〈建設東亞新文藝〉昭和16年5月1日。

⁵¹參見該報第90期卷頭語，〈寫在刊前〉，昭和14年7月24日。此後各期即開始刊載這幾位舊文人的作品。

⁵²自昭和16年7月1日，發行第133期起變更刊名為《南方》。

⁵³同⁴⁷，頁229。

⁵⁴參見毓文(廖漢臣)的分析，其謂：「現在據說發行部數，多者五六千部，少者二三千部……雖然這種榮譽，目前只是一部和文作家，始能荷負的……。」，見氏著，〈島內文人應負的任務〉，《南方》163期，頁7，台北，南方雜誌社，昭和17年11月1日。

⁵⁵參見種村保三郎，《臺灣小史 明け行く蓬萊》，頁420、421，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昭和20年1月初版。

作為主要的編輯考量，凡此，均可視為其欲把握大眾閱讀品味的一種市場策略吧。在稍後討論其小說創作時，也將述及其如此緊密掌握不同的讀者心理與閱讀需求，從而在其作品中反映出類似的性格。

三、終戰前後

從1938年年底開始，以經常來往上海、香港、華南等地經商，而無法分身兼顧的徐坤泉，其實可說已脫離《風月報》的編務工作，而只以斷斷續續的通信稿件，續刊之前的連載小說《新孟母》、《中國藝人阮玲玉哀史》。翌年4月，後者連載完結，而稿件卻從此中斷，《風月報》上也不再見其消息。

三年後，即1942年5月中旬，在已易名為《南方》半月刊上，卻意外的刊登出徐氏的隨筆作品：

這篇〈滄海桑田〉，是描寫筆者於事變前在長沙漢口，事變後出走長沙一直至新政權成立所經過的感想，藉此與海內外諸親友作回想前情及知我依然健在的訊息。⁵⁶

這篇文章雖然只連載兩期即告大斷，但已由此表達其對此時中國政局的鮮明立場：

老蔣的一派……作那非良心的宣傳，甚至暗殺中國的真實愛國志士，如曾仲鳴氏，沈嵩氏等，這真是豈有此理！……他們(蔣派)……不戰不和永作歐美各國及蘇聯的工具，擾亂東方的和平——和亦要包辦，戰亦要包辦，甚至愛國亦要包辦，作那天下為私的愛國。⁵⁷

相對於蔣派「天下為私」的，即徐氏所謂「不是為一黨一派」、「負有東亞永遠和平的使命」的汪精衛政府：

汪先生早覺得日華兩國的民族，是同文同種，無論如何爭戰，終要走向提攜親善的大道，認為同負有東亞興亡的責任，所以由重慶脫出，發出豔電，招集真實愛國的志士，作那「自助者人亦助之」的和平運動。⁵⁸

在此褒貶分明的評價下，作者除對汪氏寄以深深的期待，更在結語部分，以不無理想色彩的語氣，描繪了日華兩國未來的遠景：

⁵⁶ 參見老徐（徐坤泉），〈滄海桑田〉，《南方》第152期，頁15，臺北，南方雜誌社，昭和17年5月15日。

⁵⁷ 同前註前引文。

⁵⁸ 同前註。

今後的東亞，我們希望日華兩國的民眾，能徹底覺悟，各作政府的靈魂手足，努力東亞的和平建設，為後代的子孫共存共榮的幸福大道，更希望汪精衛先生及諸多要人同志作更進一步的努力，撲滅共黨及一切的貪官污吏，建設真實的中華民國，則大東亞的民族幸甚，長此以往，東亞永無戰事發生。⁵⁹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日華親善」為基礎，進而聯合亞洲民族以抗歐美、蘇聯的言論，即徐氏所謂「亞細亞民族大同盟的門羅主義」，⁶⁰也曾一再出現在其小說，例如在《可愛的仇人》中，藉小說人物之口，發表以下的言論：

日華親善之基礎，須要建設在兩國民間之合作上，徒依賴外交上之空談是靠不住的，日華若不能親善，太平洋永無安寧的一天，同時亦是東方黃人種之一大不幸，每個的臺灣人，須要負擔日華親善之使命，隨時隨地，都要宣傳鼓勵「良心親善」的事情。⁶¹

而在《暗礁》中，也以相同的方式，闡述同樣的思想：

無論怎樣唱叫民族大同盟或是日華親善，假如中國中和日本人，若無對於徹底實質上做起，和覺悟平等待遇，互相提攜合作，負著共存共榮之重大責任，太平洋之民族黃人種，雖是大日本帝國是東方之德國，亦是敵不過白人種之連合的……我們若能連合全亞洲之民族，互相平等待遇，共同奮鬥……古人說得好：「上山打虎親兄弟」，白人種之經濟侵略，必有被驅逐出境的一天。⁶²

從這些六年前發表的言論來看，在當時已非新穎的主張，這是因為早在30年代初期，島內即已出現不同團體所倡議的「大亞洲主義運動」。⁶³然而與〈滄海桑田〉這篇文章的內容對照下，不僅徐氏所謂「亞細亞民族大同盟的門羅主義」的立場前後一致，且因如今，中國政局出現汪氏的和平運動，使徐氏所謂「亞細亞民族大同盟的門羅主義」的主張，至此出現新的契機。

正如〈滄海桑田〉此文中，最引人注目而感興趣的，則是作者提及其與汪氏的會

⁵⁹同前註。

⁶⁰氏著，《可愛的仇人》，頁35，臺北，臺灣新民報社，昭和12年2月初版。

⁶¹同前註引書，頁251~252。

⁶²氏著，《暗礁》，頁59，臺北，臺灣新民報社，昭和12年4月。

⁶³參見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原《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 中卷》）冊五右翼運動，頁38~67，台北，創造出版社，民國78年6月第一版。

⁶⁴同⁵⁶。

面：

記得是在昭和14年8月23日的一天，筆者第一次會汪先生於上海的時候，汪先生曾對我說過：「徐先生，余這一回的重慶脫出，惟有決心以死報國而已……，希望諸多同志不惜一切的犧牲，努力到底，達到我們真實的目的」。⁶⁴

由於此時的汪政府尚未成立，則徐氏究竟以何種目的、身分而會見汪氏，實為疑問所在。若考慮到後來徐氏曾在汪政府的和平建國軍擔任參謀的職務，⁶⁵並於戰後參與島內「八一五獨立運動」⁶⁶的特殊經歷，則其被蘇新等人指稱具有「日本憲兵團特務」身分的說法，⁶⁷應屬其來有自吧。更重要的是，似乎也只有以此，方能解答上述的疑點，並將徐氏在終戰前後所參與的政治活動，予以合理的連貫。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而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日，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向全島發表日本天皇的「終戰詔令」，並開始轉移政權的準備工作。然而就在此時，島內卻發生一場企圖維持現狀而抗拒轉移政權的「八一五獨立運動」。

其原委似肇始於日本宣佈投降的當天，以諫山參謀長為首的若干日本軍官，向安藤總督建議作抗拒接收的準備，既經安藤氏否決，乃改以慫恿島內名望家出面發起自治獨立運動的方式進行。依此，在諫山參謀長的授意下，⁶⁸由參謀部少佐中宮悟郎、牧澤義夫兩人擬定「臺灣自治委員會草案」，並先邀約原已熟識的辜振甫共商其事，再由辜氏出面與許丙、林熊祥等人商議，結果均獲允贊助。該月22日，適有杜聰明、林呈祿等多位臺紳拜會安藤總督，辜氏等亦隨行前往，並當面要求支持自治一事，結果安藤氏仍嚴詞以拒絕。事後，辜氏等人又聯名發柬邀集徐坤泉等，定同月24日在許丙家中開會，由辜氏宣達總督意旨後，即行散會。其後，此事經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查悉，乃逮捕辜、許、林三人，且以簡朗山、徐坤泉二人同涉嫌疑而併案究辦，並移轉

⁶⁵ 1991年12月19日，訪談吳漫沙先生時得知，惟當時吳先生誤記為「和平救國軍」。

⁶⁶ 富澤繁，《台灣終戰秘史--日本殖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頁105，東京いずみ出版株式會社，1984年6月第一版。「八一五獨立運動」又稱為「台灣獨立事件」或「台灣自治事件」。

⁶⁷ 莊嘉農，《憤怒的臺灣》，頁97，台北前衛出版社，民國80年6月第二版。

⁶⁸ 參見北條儀兵衛著，海客節譯，《臺灣尋夢錄》第一章臺灣獨立之策與失敗，《台灣春秋》新年號，頁5~6，台北，寰宇新聞社，1949年1月。

⁶⁹ 參見該案的判決書全文，《臺灣新生報》版二，台北，民國36年7月30日。

⁷⁰ 如富澤繁，前引書前引文。又如龍天剛，〈台灣獨立運動與辜振甫〉（下），《中國風》第二期，頁149、151，台北，中國風雜誌社，民國73年2月1日。

⁷⁰ 參見《國聲報》，高雄，民國36年6月29日。

軍法處偵辦。直到1947年7月29日，由臺省戰犯軍事法庭正式宣判：辜振甫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處有期徒刑2年3月，許丙、林熊祥各處1年10月，簡朗山、徐坤泉無罪開釋。

⁶⁹由於二二八事件方結束不久，故論者皆以此為不可思議的寬大判例。⁷⁰

關於徐坤泉涉案部分，若專就判決書的內容而論，因徐氏僅參加該年8月24日在許丙家中的聚會，而未涉及之前的活動，故庭上以未曾參與陰謀而宣判其無罪。雖如此，但尋繹其間，似仍存在若干疑問。例如辜氏等人發柬邀集至許丙家聚會一事，何以徐氏成為函邀對象？又為何赴會？果真如該案起訴書所稱：「……被告徐坤泉則為日特工人員，平日傾向皇軍，不遺餘力。」、「又被告徐坤泉業經供承24日曾應召至許家開會，其事先有參加謀議，亦可概見。」，⁷¹以此，確認徐氏曾參與該聚會前的陰謀活動？而根據一位署名「北條儀兵衛」的作者，可能是最早提出獨立自治構想的總督府高官，在其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回憶錄中，提及策動此事之初的構想：

諫山說他曾向安藤總督建議作拒絕敵人上陸的準備，……我亦以為此舉殊為不妥，最好還是讓本島人來出面，我們從中支持，拿出民族自決的大招牌來，美國人也許會加以考慮，……我說此事最好先去找那些本島人中的「名望家」來商量，像辜振甫，許丙，徐坤泉……諸氏，一向效忠皇國，同時他們所以能有今日的地位和財富，根本依賴著帝國勢力蔭庇，……。⁷²

而回憶錄中對此獨立運動，終至胎死腹中的過程，也作了如下的記述：

直至22日晚間諫山始來，一進門就說「完了！」意興至為頹喪，……諫山坐下之後，詳述始末，謂工作進行原已頗有頭緒，許丙，簡朗山，林熊祥，徐坤泉諸氏均願死力支持。……今日辜、許等聯袂面謁總督，說明此意，總督乃即對來謁諸人，面加指斥……諸氏只好敗興而歸，他們本來已經聯絡了一批，約定後天（24日）下午在許丙家，舉行集會的，現在恐怕弄不成了，……⁷³

⁷¹ 同⁶⁸。

⁷² 同前註。

⁷³ 關於這篇北條氏的回憶錄〈臺灣尋夢錄〉，據譯者海客在「前記」中的說明，此文乃1948年夏天，在日本福岡地方報《日本新聞》上連載數日，原題〈不能忘卻的臺灣〉。由於未見有直接引用原文者，而譯者又採節譯方式，因此，對此文的史料價值，寧取保留態度。

⁷⁴ 同前註同引文。

⁷⁵ 同³³，頁108。

依北條氏所記述，則早在獨立運動醞釀之初，徐氏即為該計劃考慮的人選之一，再者，所謂「……，徐坤泉諸氏均願死力支持」的說法，顯然與判決書中有關徐坤泉部分的結論大相徑庭，而更顯得疑雲重重。無論如何，雖然北條氏言之鑿鑿，但以缺乏進一步的資料佐證，似不宜遽下斷言。⁷⁴也許不僅徐氏個人而是這次的獨立運動，正如富澤繁所說，根本是一個謎吧。⁷⁵

恢復自由後，徐坤泉在北投經營了一家「文士閣旅館」⁷⁶。1950年年底，他受聘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廖漢臣合作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⁷⁷任職期間，在《文獻專刊》上發表〈臺灣早期文學史話〉，⁷⁸並完成〈通志稿文學篇〉乾、嘉時期之前的部分，⁷⁹此外，他也開始在《豐年》、《學友》雜誌上，發表了〈牛〉、〈鐵匠的夢〉等作品，⁸⁰昔日寫作的熱情似乎又重新燃起。

然而，據形容體軀短乾悍、跛足於行的徐氏，由於平時為人豪爽而善飲亦如是，以此，於民國43年（1954）7月11日以肝癌病發逝世，享年四十八歲。⁸¹

陸、結語

尤以上情形觀之，徐坤泉是日治時期擁有最多讀者的通俗作家，除了他本身的努力觀察人性之外，也受教於澎湖宿儒陳錫如⁸²的漢學。雖然他小時候就搬家到高雄旗津去，很少回到故鄉來，不過澎湖的味道還是很濃厚，分析其原因應是旗津的澎湖移民人數很多，鄉音鄉情濃烈，澎湖宿儒陳錫如跨海到此地教授漢學紮下了深厚的漢學基

⁷⁶ 參見徐坤泉，〈臺灣早期文學史話〉緒言，《文獻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頁50，台北省文獻會，民國40年11月。附帶一提，此時該會的副主委是林熊祥。

⁷⁷ 同前註。

⁷⁸ 此即《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文學篇》第一冊，出版時間為民國41年12月。按此《文學篇》的纂修工作，原由徐氏與廖漢臣分別負責日治以前及日治時期兩部分，…徐氏罹病急逝，故清代乾、嘉時期的部分亦由廖氏續修，參見該《文學篇》第二冊，例言部分。

⁷⁹ 同²，頁136。

⁸⁰ 同前註。

⁸¹ 陳錫如事蹟見張默予編纂的《澎湖縣誌》人物志第四章鄉賢篇，頁61，澎湖縣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61年7月。

⁸² 吳漫沙於1939-1942年於《台灣新民報》、《風月報》、《南方》雜誌社出版《韭菜花》、《黎明之歌》、《大地之春》等書。

礎。可惜在《澎湖縣誌》內並沒有提到相關的徐坤泉事蹟，是通俗小說不被列入縣誌的內容？或是其他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希望以後增補篇幅時能將徐坤泉列入，這是澎湖人的榮耀。

除了上述的情形之外，徐坤泉也邀請了當時的知名人士為他的小說題字、寫序、畫插畫，《可愛的仇人》題字者有：林獻堂、海軍名將薩鎮冰、台南舉人漢學家羅秀惠、書法家曹秋圃，寫序言的有曹秋圃、葉渚沂、丁誦清、以及在香港、上海兩度同窗的陳炳煌，筆名「雞籠生」，「雞籠生」也畫了160回的插圖。《暗礁》、《靈肉之道》封面繪畫為林玉山，校訂（校筆）者有黃得時、吳漫沙。⁸³ 訪談過澎湖縣東衛國小徐安永校長⁸⁴，依輩份他要稱呼徐坤泉為叔公，他曾聽過徐坤泉的哥哥徐金貴⁸⁵提及有關徐坤泉的成就，徐金貴也常贈送晚輩們一些在當時被視為高級藥品的「虎標萬金油」，這和徐坤泉曾為萬金油的代理商是否有關係那就不得而知了。徐坤泉另一個弟弟徐仁和，38歲得到博士學位，曾發明清潔口腔的「牙粉」，可惜使用比較方便的牙膏隨後出現，空歡喜一場。徐仁和後來在泰國「亞洲理工學院」任教，這些都是徐家的光榮。

感謝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生葉連鵬先生，⁸⁶他曾於國中時期受教於我，由他提出了有關徐坤泉的資訊，才引起我研究的動機。

也要感謝澎湖文光國中曾文明老師⁸⁷提供徐坤泉《可愛的仇人》、《暗礁》、《靈

⁸³ 徐安永校長於民國90年8月奉調馬公市文澳國小。

⁸⁴ 徐金貴先生曾擔任澎湖縣第3屆縣議員（民國44-47年）。

⁸⁵ 葉連鵬先生的作品見《碇碇石》季刊19期〈澎湖女人台灣牛——文學作品的考察〉，澎湖縣文化局出版，民國89年6月。其碩士論文為〈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

⁸⁶ 曾文明老師原任教於澎湖望安國中於民國89年7月介聘至文光國中，曾發現望安「好善堂」石碑，並對澎湖天后宮清風閣前「恩懿」殘碑有深入的研究。